

他的故事，

90后慈溪男孩突患白血病，直面生死后

20岁之前，他是个阳光男孩。

他酷爱石头，少年时代的梦想，是做一名珠宝鉴定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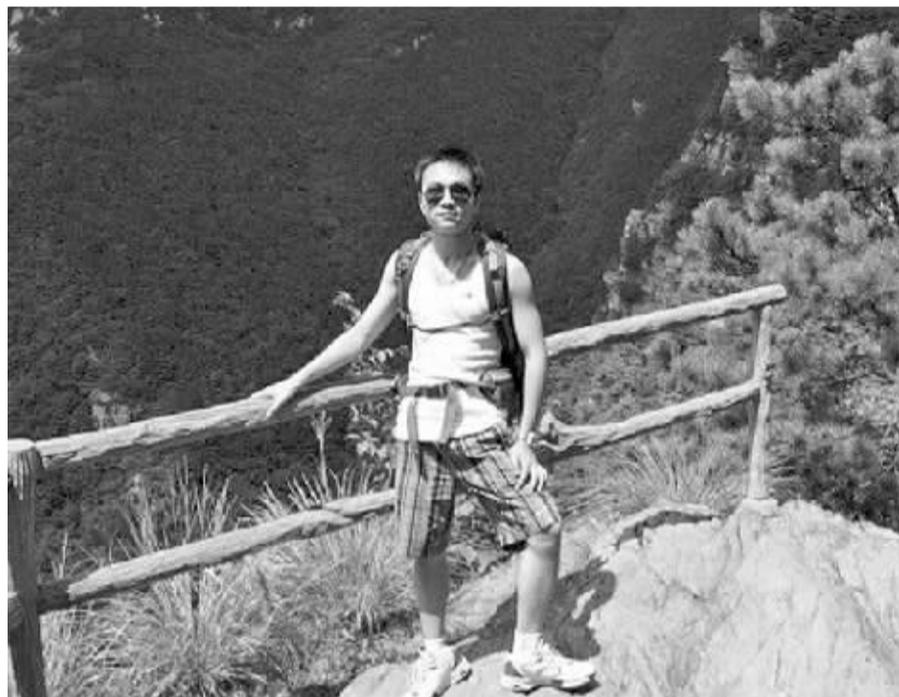
20岁那年，他被诊断为“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”，医生说，如果不治疗，最多只能活两个月。

如今，他用顽强的意志挺了过来，身体基本康复，还写下了长篇纪实文学《浴火涅槃》。

一个晴好的午后，黄祈博爽朗地招呼我们进屋坐坐。他语速轻快，思维敏捷，完全看不出，这是一个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。

只有那略显消瘦的身材，与手臂上暗红色的排异皮疹，像是无声地诉说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创痛。

记者 陈也喆



1 爱石头的男孩

走进黄祈博的家里，除了摊开的素描本，上了松香的二胡，放在地上的哑铃，还有橱柜里林林总总的小石块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个男孩喜欢上了石头。也许是小时候偷戴过母亲的首饰，也许是地理课上老师对石头惊艳的描述，他自己也记不清了。

公园里捡来的，小池边淘来的，形状迥异的石头，他都喜欢。放在家里，细细地看，小心地摩挲。那些石头纹理中隐藏的秘密，仿佛永远也探究不尽。

在慈溪中学毕业后，父母问他以后想做什么。他毫不犹豫地回答：珠宝鉴定师。

2011年，黄祈博前往美国亚拉巴马大学，攻读地理专业、地质专业珠宝方向的双学位。

闲暇的时候，他依然疯狂地迷恋石头，去美国自然公园淘化石，跟考古系的同学一起寻找动物化石。

那段时间，他热衷于研究恐龙化石，常常一个人在密不透风的地质实验室里，一关就是一天。分析化石的成分，再用各种化学药剂调成的强力粘剂，把断裂的恐龙化石粘连起来。

后来，医生分析，也许地质实验室里的一切，是导致疾病的罪魁祸首。

2 耳边的肿块

2012年12月，美国蒙哥马利市。黄祈博和同学们正在紧张地准备大二上学期的期末考试。

在美国，黄祈博的成绩不是A，就是A+，在全系排名第一。因为学业优秀，他被安排到学校实验室工作。他的老师经常跟他说起，毕业后留校任教的事。这个年轻人的前程，原本是一帆风顺的。

然而，就在这时，老天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。

一天晚上，黄祈博与同学复习完功课出去吃夜宵。同学忽然发现黄祈博的脸跟平常不一样：“你的脸怎么了？腮帮子鼓起来了。熬夜浮肿了？”

“我知道，不痛不痒的，没事。”

回到宿舍，黄祈博照了照镜子，果然，两侧腮帮子肿得明显，要不是这位同学提醒，自己根本不当回事。

他以为自己过度劳累，就吃了几颗消炎药。可是过了几天，非但没好，脖子也开始肿大起来。

他不敢告诉父母，一来怕他们担心，二来，总想着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能有什

么大病。于是，他便自己跑到医院做检查。

美国的医生用排除法检查病情，从最轻的病症开始，检查一项，排除一项。

两个月里，黄祈博跑了10趟医院，抽了19管血，身体越来越不对：脖子、腋下、手臂、大腿……凡是身上有淋巴的地方，都肿了起来，原本身材匀称的他，看上去像一个硕大的菠萝。

病毒感染、结核病、艾滋病等疾病被一一排除。

最后一次去医院的时候，医生拿着检查报告单，说了一句：“你这个病，不是癌症，就是肿瘤了……”

后面的话，黄祈博已经无力再翻译成中文了，他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，整个人瘫软下来。他再也无法隐瞒亲人了，哭着给父母打电话。

那年，他才20岁，还是个孩子。再坚强的孩子，面对生死未卜的疾病，都会崩溃与恐慌。

父亲在电话那头不容置疑地说：“赶紧买机票回家！”

①生病前的黄祈博看上去身体健硕。

②对黄祈博的母亲来说，他曾经与儿子最远的距离，不是一个在慈溪，一个在美国蒙哥马利市，而是一个躺在骨髓移植的隔离病床上，一个只能在病房外焦急地彷徨守候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③如今，黄祈博每天在家休养，看看书，拉拉二胡，练一会儿素描，仰望窗外的蓝天。

记者 王鹏 摄



3 绚烂的礼花

听到父亲的话，黄祈博松了一口气。可以回到父母身边，即便是再大的事，都可以像个小孩一样，贪婪地享受父母的疼爱。原本，寒假时间短，没法回国，生了病反而可以与家人团聚了。

回家的日子正好赶上2013年春节，上大学后第一次回家过春节，他的心情是激动与幸福的。只是这幸福，不知要换来多么沉痛的代价。

车子缓缓开到慈溪。小区门口，黄祈博的父亲与几个伯伯早已等候在那里。他的父亲是个浪漫的人，有时候浪漫得让人惊讶。

那天，父亲买来很多鞭炮、礼花，在大门口燃放。爆竹声声，振聋发聩，一颗颗火星直冲夜空，在头顶绽放出绚丽的火花。

父亲看到儿子的脸已经肿得面目全非，却依然装得若无其事，言谈依旧豪爽乐观。可是眼角的泪，却沁了出来。

母亲后来告诉他，父亲自从接到电话后，接连几天都失眠，身体特别虚弱，整天精神恍惚，没有亲自去接机，是怕开车分神。

2013年2月9日，除夕，合家欢乐的日子。然而从这一天起，黄祈博就要与时间赛跑了。慈溪人民医院基本初诊其为淋巴瘤，宁波李惠利医院大致确定为“白血病”。

这意味着，他将要住进无菌病房，进行大剂量的化疗，还要寻找匹配的骨髓移植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黄祈博当时莫名地燥热起来。明明是数九寒天，却听到成千上万只蝉在周遭鼓噪着，担心生命稍纵即逝。

他让大家出去，一个人侧卧着嚎啕大哭起来，眼镜忘了摘掉，用牙齿咬着臂膀，这是发现肿块后第一次流泪。在父母面前，他不敢有太大的情绪起伏，怕他们担心。

其实那个时候，他的父母也在病房外，像两个孩子一般，哭作一团。

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，他的病被最终确诊为“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”。医生说，这种病，如果不治，只能活两个月；如果积极寻找匹配的骨髓，治愈率有60%~70%。